



少年，梦与远方

□ 宋晓可

七月的上海暑气蒸腾，黏稠的热浪裹着郁热，把夏日午后拉得漫长。道路两旁树梢纹丝不动，唯有蝉鸣一声高过一声。我踏进上海交大校门，枝叶交错间偶有清风掠过，掀动满树沙沙作响。

漫步在树荫与蝉鸣里，出发前无数个深夜的迷茫忽然涌上心头。那时我总对着书本出神，不知该奔赴怎样的大学，抵达怎样的远方，回答我的只有漫漫长夜的寂静。直至思源湖畔，午后微醺的光线穿过枝叶，在石板路上落满斑驳光点。我放缓脚步，抬眼望向静立的红砖图书馆，忽然觉得自己就像光束里的一粒微尘。只这短短一瞥，那个遥不可及的远方，便在心底有了温润的落点。

可交大赠予我的温润，远不止这一瞬光影。当科学营的日程缓缓铺展，鲜活的所见所感，让我这粒微尘，开始窥见星海的辽阔。

研学最初的印记，是那场混着欢笑与热汗的破冰活动。来自天南海北的我们，换上清一色的蓝色营服，起初还带着几分局促，我攥着绳头站在队尾，一时手足无措。在需要协作拉起绳结、搭建积木的时候，身边同学轻轻递来调整方向的示意，大

家你一言我一语，很快卸下了那一分羞怯。我听见有人在瓶颈处轻声献策，也看见大家朝着同一个目标屏息凝神的专注。那日暑气仍盛，心底却漾开一阵清凉的风。才忽然懂得，奔赴远方从不是孤身跋涉；能与心怀热忱的少年并肩同行，已是足够幸运。

如果说破冰是相识的序曲，那么科技探索便是叩响梦想的扉扉。3D打印实践课上，我盯着屏幕里的校徽微型经切片软件拆解，看着喷头在平台上逐层堆叠，热融的耗材慢慢凝结出一枚可触的雏形，虚拟与现实的边界在指尖悄然消融。一旁指导的学长学姐，思维清晰，谈吐从容，周身是被知识浸润过的沉静气质。我心底悄然生出坚定的念头：我也要像他们一样，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在日复一日的积淀里，成为一个从容又有力量的人。

除却前沿科技的洗礼，交大更以百年底蕴，给我上了一堂厚重的人生课。漫步徐汇校区，指尖抚过经风历雨的斑驳红墙，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走进钱学森图书馆，凝望着钱老亲笔写下的字句，我仿佛看见那从交大走出、将毕生心血付与祖国航天事业的身影。于高山之巅见大河奔涌，

于群峰之上感长风浩荡，这份胸怀家国的眼界与格局，在此刻有了最鲜活的注脚。那一刻，“饮水思源，爱国荣校”不再是一句空泛的校训，而是化作了心底温热的信念。

如果说钱老的生平是厚重历史赋予我的精神脊梁，那么赵维曼老师那场“从深渊到太空”的讲座，则对我的科学信仰划下了最炽热的熔点。当幻灯片掠过“大洋一号”到“奋斗者号”三代载人潜水器的身影，当屏幕上展现万米深海热液与冷泉的奇观，我被那些在极端高压下倔强生长的微小生命深深吸引。更令我折服的，是赵老师和她团队长达二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他们一次次试图破解“嗜压之谜”，在无数次地推倒重来中摸索前行。讲座上那张发表在《细胞》杂志封面的深海研究成果，以及那个平均年龄不足40岁的科研团队，让我看到了真正的“少年意气”与科学的底气。那句“要做就做最好，要争就争第一”的豪言，与“我们努力到无能为力”的执着，让我明白，真正的探索从来不争一时的锋芒，而是恰如“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这也让我想起余秀华的诗句：“我身体里的火车从来不会错轨，所以允许大雪，风暴，泥石流和荒谬。”赵老

师团队正是在无数次试错中，用三代人的接续与二十年的恒心，硬生生蹚出了一条通往深海与太空的长路。

研学途中的一个夜晚，交大还为我们准备了一份惊喜——夜游浦江。那日，天气好得出乎意料——前几日的上海入夜便落雨，唯独那晚晚风轻柔，江水如镜。两岸璀璨灯火在江面碎作万千金光，游船在夜色里缓缓穿行，与白日里古朴的红墙遥遥相映。我站在历史与繁华的交汇处，真切触摸到这所府生生不息的生机。

结营仪式上，快门定格了我们身着蓝色营服的笑脸。返程的飞机缓缓启动，窗外的城景渐渐模糊。可这一次，我不再迷茫。

交大此行，让昔日模糊的远方，凝成了清晰可触的轮廓。我深知，唯有如钱老般胸怀家国、如赵维曼老师般沉心深耕，方能抵达更辽阔的天地。

“追风赶月莫停留，平芜尽处是春山。”回到书桌前再望深夜灯火，曾盘桓心头的惶惑，早已散作前路的光。我将带着这份沉静与力量，踏上我的远征，奔赴那片滚烫而璀璨的远方。

（作者为下关一中高中部学生）

我的家乡

□ 李璇

我的家乡在密祉文盛街，密祉是一个藏在哀牢山间风景优美、山清水秀的小镇，这里是茶马古道的驿站，是东方小夜曲“小河淌水”的故乡，而我的家乡文盛街，是小镇里最为美丽的一个小村庄。

文盛街的青石板路，是时光铺就的滇西茶马古驿道，也是“开南古道”的重要一段，路两边古老民居和马店四合院还保留着旧时的风貌，虽已破旧但房梁上褪色的雕花、院里的青石马槽、老桂花树都仿佛还在诉说着当年茶马古道上南来北往的马帮商人在这里歇脚的繁华，古道上七百多米的引马石被岁月磨得光滑，一直从村口的魁星阁铺到村尾的凤凰桥。

凤凰桥因形似凤凰而得名，桥头早已弯了腰的老槐树枝丫虬曲，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像极了在这里等着马帮归来的老人。每年的春天，

老槐树又会抽出新叶开满槐花，村里的老人喜欢用槐米在火盆边烤茶喝，烤茶里散发着淡淡的槐米香恰似马帮留下的记忆。

桥上的镇水神兽长年累月默默守护着桥下静静流淌的亚溪河，亚溪河水是密祉的魂，溪水从太极顶一直流淌，像一条碧绿的玉带从文盛街村尾穿过小镇，溪水清澈见底，水底的鹅卵石被冲刷得光滑透亮，偶尔还会有小鱼在石缝间游玩嬉戏，两岸边垂柳依依，山花烂漫。黄昏月亮初上时，还能听到四周不知哪座山里放牛小哥时不时传来的歌声，溪水边洗菜洗衣的姑娘们也会嬉笑着应上几句。

溪边的珍珠泉是一口清澈的四方古井，泉眼从古至今喷涌不息，昼夜不停，大旱不涸，大涝不溢，泉底一年四季冒出成串成串

的透亮水泡，

犹如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珍珠，明代白族诗人李元阳赞其“圆圆水泡好似珍珠满井中”，珍珠泉也因此得名。年均温度12度的泉水清冽甘甜，是文盛街的生命之泉，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村民，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薄雾还未散去时，村民们早已挑着水桶到泉边打水，用珍珠泉水做的密祉豆腐质地紧实，豆香浓郁，菜品成席，远近闻名。

每年的正月十五，是密祉一年里最热闹的元宵灯会，这一天，镇里大大小小20多个灯班都要敲锣打鼓，舞龙耍狮到镇上聚集赶灯会，村里上到八十岁的老人，小到四五岁的孩童也会拿着扇子和扎的花灯跳着小七姑娘，灯会人山人海，热

闹非凡。正月十五前，文盛街的家家家户户就要聚在一起扎灯准备会上演出，村里灯头家小院里堆满了扎龙袂狮用的竹篾、彩纸和扎好的各式花灯，等到正月十三，村民们还要到珍珠泉边用代代相传的古老方式接灯神，祈祷先辈们保佑一年里风调雨顺，幸福安康。

这就是我的家乡密祉文盛街，古朴的茶马古道和凤凰桥，清澈的亚溪河珍珠泉，优美的“小河淌水”和充满生活气息的密祉花灯，都在诉说着这个小村庄的自然之美、烟火之美、人文之美。

（作者为弥渡县弥城二小五年级学生 指导老师：苏瑜）



大理传说

鹤拓

绘画作品《大理传说——鹤拓》：何俊偉
版式：何俊偉

下关风的信

—— 霍炬

风总跟着书包捣乱
拽着背带晃呀晃
把晨曦漏在嘴边的韵脚
抖得满地都是

它又凑过来翻我课本
把定理晃得轻轻
像外婆摇着的蒲扇
慢悠悠的，怕惊着字

它还绕着校服兜圈子
往我袖口塞了把凉
给在城里读书的我
捎来家乡的信

（作者为漾濞县高三学生）

风花雪月里的大理

—— 肖学校

下关的风，
总裹着料峭苍山的清寒。
踟蹰在青石巷陌，
轻拂白族少女鬓边的银饰。
每一缕气流，
都溶有茶马古道的旧流年。
在耳畔低吟，
暗诉着归乡的渴求。

上关的花，
偏爱三月的暖阳日光。
山茶攀过白墙黛瓦，
杜鹃把山脊染成胭脂的潮涌。
蝴蝶聚畔，
花随粉蝶一同失重。
某一瓣坠入青瓷花盆中，
漾起故园才识得的芬芳。

苍山的雪，
是云巅落下的素色留白，
恰似阿嬷鬓角难融的霜华。
终年凝驻，
映照着洱海的澄澈碧蓝。
融成山间凉泉，
蜿蜒成绵长的牵挂。

洱海的月，
是浮沉的水玉盘，
月光栖落在琥珀色的窗棂之上。
我坐在码头数星光的分量，
这轮月曾渡李白的樽，
而今浸着我的乡愁在瓷杯里沉淀。

风仍叩响斑駁的门环，
花依旧模糊时间的印鉴。
积雪覆盖着山峦，
明月倾泻于湖面。
大理啊，是我未完成的诗笺。
它的泪滴落，
牵开了我的墨纸，
写着独属于我们的诗稿。

（作者为南涧县南涧一中学生）

以上作品为2025大理诗歌季
“诗歌与少年成长计划”系列活动
“风花雪月乡愁大理”青少年诗歌
创作大赛获奖作品。

